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五　明　王守仁　撰

附録四

年譜附録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奇巖古洞下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時嘗欲擇

地當湖海之交日前常見浩蕩圖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繖隨師渡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發以告師喜曰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佩奔師喪既終葬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祠於山麓同門董澐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郡守益方獻夫歐陽德等前後

相役齋廡庖湢具備可居諸生百餘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黄弘綱會黄綰於金陵以先生胥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胥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

逐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以洪鐖擬是冬赴京殿試恐失所托適綰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綰曰吾室遠莫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洪鐖趨金陵為正億問名綰曰老母家居未得命不敢專洪鐖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修歐陽德程文德楊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良弼沈謐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於時黃綰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頤等四十餘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德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扃同門居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懐憂逼於是同門僉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艮薛僑李珙管州議以正德趨金陵將依舅氏居馬至錢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請卜得夬二之上吉乃徉言共分胥子金以歸惡黨信為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群趨或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雞鳴倡和相稽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矣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福祀

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為會五日先生為作惜陰説既後守益以祭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瑜劉肇衮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為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欒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瓔等迎櫬於草萍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為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為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

崇趙志皐等為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為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閒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有遥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此門人湯啍葉梧陳文學

等數十人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乃爲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畧曰諸君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生乎搆堂以爲宅設位以爲依陳俎豆以爲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音鑿鑿聞者飫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

必他求哉以聞之昔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光範以覿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藴以傳也其為追崇也何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録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
授姑蘇過金陵與黄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録洪作
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
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祀先
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闕柯
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紙索詩通

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止郡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守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修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黄綰作碑記記曰令多書院興必

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葢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為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

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為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為之繼而門人僉事王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十餘畒蒸嘗輯理歳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迺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之

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覆澤茲土尤甚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為庄屬之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釴買宋人所為龜疇田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而道化行矣昔宋因書院而為學校今於學校之外復立書院蓋久常特新之意與予嘗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澌引蒼

渤之宜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嵐宵窅於是愴然而悲悄然而戚怳見先生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疎乎書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玆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員建新建伯祠于越

是年汝員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

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没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貞與知府湯紹恩拓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謐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横一州四

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為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是年巡按御史周汝員立師位於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諸生虔祀事歌師詩以侑食既後謚起僉江西為師遍立南贛諸祠比沒叅政孫宏軾副使劉懋設謚位

附食於師謚子進士啓原增置贍田與愛等議附

薛子位祭期定季丁日同志與祭天真者倶趨文

湖于今益盛

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建陽明祠於

龍山

龍山在餘姚縣治右辛巳年師歸省祖塋門人夏

淳孫陞吳仁管州孫應奎范引年柴鳳楊珂周于

德錢大經應揚谷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

周仲實等侍師講學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師親書三八會期於壁吳仁聚徒於閣中合同志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是年傅以諸生請建祠於閣之上方每年春秋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

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

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

是同門吉安郡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昌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莅廬陵日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

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
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
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
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山環
翠五峯前擁桐典與同門李珙程文德講明師旨
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程梓等就業者

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為有司延聘主青田教事講藝中時發師旨諸生葉天秩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復肅儀相率再拜共進師學又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斜材築室肖師像於中

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門追所自也范子卒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祠碑記御史洪恒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增建為心極書院䲹作碑記記畧曰心極之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冐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剛柔人之道為仁義三極于是乎立象也者像

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扃之鍵行乎無轍之途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之精藴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氏獨得其宗覶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藴顏子也顏子沒而聖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發爲無極而太

極之說益幾之矣而後儒紛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為定理必先講求窮索執為典要而後以為應物之則是為有得于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為無中之有不可以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掊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為有得于無極

似矣而不知無極為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為出于老氏分中正仁義為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

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機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山峰阮子所謂心極之説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

蔡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嶼下秀出如圭大江横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寬王舜韶吳文

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闉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為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刼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

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料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為尚書賢宣為方伯與太僕卿劉慤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

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騮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

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
蹌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尧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
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
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
至隆慶巳巳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黄城
等身證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于溧
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濟史際因歲青築濟塘以活饑
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會館穀之
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曰嘉義欽玉音
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
兹來定盟是月同志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
彭适衣端化王襞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
子姪史繼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
吾子埒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

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春秋奉祀　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為天地萬物之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矣而為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

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　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

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

視之也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曰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 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

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徹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

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

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必率是靈

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

之謂致知之學　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

定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録二卷共三卷除

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　重刻先生山東甲子

鄉試録山東甲子鄉試録皆出師手筆同門張峯

判應天府欲翻刻於嘉義書院得吾師繼子正憲

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吕懐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像合

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室買田為館穀之資是年懐與李遂劉起宗何遷余胤緒吕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陸光祖龎嵩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舍設師與甘泉像為

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默對終夕而别是月洪送

王正億入冑監至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

為吏部文選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令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覩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心憔疾痼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

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為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為隂為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

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

佛之辨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而别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場

龍場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為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鵾翼虒使張堯年叅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

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摵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㷰百蟄啓羣草茁氤氲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剥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脱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為

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

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息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

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
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
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于鬱孤臺
以虔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
有成式繼後興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

隘慢褻軍民懐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謐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謐謁師像為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歳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三浰山冦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社學以宣風教城

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立為教讀選子弟秀頴者分入書院教之歌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㕓之民皆知服長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三代之遺風矣繼後興議者盡隳成規而五院為强暴者私據禮樂之教息矣至於諡詢士民之情罪逐

僭擬修舉廢墜五社之學復完慎選教讀子弟而淬礪之風教復興渢渢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鋪師所屬纊之地也士民哀號哭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走祝奠有司即為崇祀廟貌宏麗後為京師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汚穢人心不堪謐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

址之值於民助完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
祠與聖廟並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謐修復陽明王公祠於信
豐縣
按謐虔南公移録曰贑州府所屬十一縣俱有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並存葢因
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謀猷軍旅足以
禦暴而捍災南贑士民咸思慕之歌頌功德久而

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為宴憩之所是誠何心哉為此仰本縣官吏照牌事例限三日内即查究清理仍為灑掃立主因舊為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意即是可見矣時謐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宫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内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臘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為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為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

良知之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
以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供
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九年申
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像貌森嚴祠
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門張扁其堂曰仰
止門曰報功祠烜為作記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録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祲民饑群

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賴提督軍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酧今有耆民蘇振等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願自助旱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謐嘉奬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功立石紀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修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

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僉事沈謐巡縣廷耀請新舊制謚為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容爼豆

玆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懐戚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閭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舍不能容乃築室于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又不足提學御

史黃洪毘與知府劉起宗創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廵按御史閭東提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競來相役南陵縣有寡婦陳氏曹按妻也遣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畒有奇以廩餼來學於時書院館榖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據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海皆
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麓恐不足
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學副使阮鶚俱
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其上院扁其額曰仰
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沭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
生員徐應隆迎至新祠為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
居像為門人私祭郡守並譔天真仰止祠記記曰
嘉靖丙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

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為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日新館傍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令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

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為敘勲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横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凴雲曰環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亭其上曰大極云嵗丁巳春總制胡

公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録傳習録於書院以嘉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堊泉石之勝闢凝霞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蟾窟經蒼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羣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手而復曰真之動以天也徵矣果疇而仰應又疇

而止之先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玆顏氏之所以為真見也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

為而未達行著習察之緼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淩虛自邇而遠自卑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乎獨知一脉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也慎之為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加損便入人為而偽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此指真之動以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凢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羣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讋於巨寇功昭于宗社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媢欲掩而彌章身沒三十年矣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勲烈相與研之既令餘姚諳練淬勵荐拜簡命神

誤鬼誤出入千古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
師有黙解者繼自今督我同遊曁於來學駿奔詠
歌務盡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
將三千三百益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古
所稱忠信篤敬衆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里省刑
薄斂親上死長持梃於秦楚是發先師未展之秘
達為赤舄隱為陋巷俾聖代中和位育之休熙光
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院祀

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書院

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天爵過越

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漢天爵出宦遊

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洪𢮿主水西會往來

廣德諸生張槐黄中李天秩等共二十餘人過必

與停驂信宿是年漢天爵致政歸知州何士元州

判何光裕申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院祀

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建書

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大夫顧問

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等一百十人有

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首舉祀事屬洪撰仰

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

不以地而隅不為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地隅形踈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合符節者何也為其良知同也茍求其同豈惟舜文為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

故歷千載如一日焉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若未至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

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然泉達能繼是無間必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為真信也已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藁總裁於

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合併洪分年得
師始生至謫龍場寓史際嘉義書院具稿以復守
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
為隔世人矣後死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場以續其
後修飾之役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
三之二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
胡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讀
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悦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

玉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知府鍾一元扁為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贑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贑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

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后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强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茍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茍持兩端雖强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

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令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

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令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勵中才之具不已疎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

祀先生于後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修洪都王公仰止祠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詞博學爔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為不

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為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守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游躋綸閣為上所親信葢去江右幾二十年矣有告以祠守傾圮者公則

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安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

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

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録續編成

師文録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彚録得為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録續編幷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未得

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修
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
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
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
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
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
收社稷之功偉節殊勳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
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制曰

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妥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逾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

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粤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䘏庶以酬勞兹特贈為新建侯諡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

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
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册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
十七日遣行人司行人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
司堂上正官叅政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修岑用賓等為開讀事上
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旨移咨江西巡撫
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史蘇朝宗查覆征藩

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
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
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
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
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
奸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
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
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興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

上詔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
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
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
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
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
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敵曰平番曰征蠻曰
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
葢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

土之封不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

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疎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絶遊擊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

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五